

自由大地丛书·探险

001

Running
the
Amazon

航向
亚马逊

BY JOE HARR

到

从安第斯之巅

大西洋海岸

[美] 乔·凯恩 著

克芸 译

世界第二长河的漂流探险之旅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榜作品
美国《国家地理》百本必读探险书之一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unning
the
Amazon

航向
亚马孙

[美] 乔·凯恩 著
冯克芸 译



航向亚马孙
HANGXIANG YAMASUN

Running the Amazon

Copyright © 1989 by Joe Kan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Chronic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8-12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航向亚马孙 / (美) 乔·凯恩著；冯克芸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
(自由大地丛书·探险)
书名原文：Running the Amazon
ISBN 978-7-5598-1075-5

I. ①航… II. ①乔… ②冯…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74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945 mm × 1 150 mm 1/32

印张：13.125 字数：320 千字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 《航向亚马孙》写作风格类似古典旅游文学，整个探险过程中所遭遇的磨难深深攫获读者之心……作者凯恩创造了一幅动感十足的透视图，让我们感受到地球无穷尽的多样风貌。

——《纽约时报书评》

✱ 相对于亚马孙河全长4200英里的奇异风景而言，《航向亚马孙》是本十分明快的书。这是一位依循自己的直觉，参与此次极其丰富的震撼之旅，而后智慧地运用此行收获的作者，所写就的精彩佳作。

——《华盛顿邮报》

✱ 比好的冒险之旅还难得的冒险之旅。这本轻快流畅的书写出了人的恐惧与伟大，实在是十分难得。

——《旧金山纪事报》

✱ 从阅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探险队与印第安人、游击队员、贩毒者奋战，以及探险队员之间互相较量的创痛与喜悦。……这是一个棒极了的探险故事。

——《达拉斯早报》

✱ 一场极其特别的探险。……随着本书精湛而有力的文字，我们自急湍和革命者的紧迫召唤中存活下来，接触到奇怪的物种（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忍受着雨林的闷热、无数昆虫的骚扰和白色浪涛——可以感受到这一切，而不必离开舒适的小窝。

——《纽约日报》

✱ 凯恩流畅的文字，让他的故事别具身临其境的质感。

——《克利夫兰平原商报》

*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作者序

有时候，不过就是幸运而已。写这些文字时，距我漂流亚马孙河直到大西洋已经过去整整 31 年了，时至今日，这趟漂流依然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我从中幸存并获得成功，幸运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此行的其他方面同样幸运：和一群陌生人成了挚友，也和这个世界上最后几片荒蛮之地结下了深厚情缘。首漂亚马孙之后的二十几年里，我逐渐深入了解了那片土地。还有一件事是我至今每天都心存感恩的：有幸可以在一个人们依然会彻底迷失的时代到亚马孙去。当时你仍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地图上尚不存在的地方，完全与外界失联，所有交流不过就是跟你身边的人说上句话。没有短信，没有邮件，没有社交网络，没有电话，只有无尽的寂寞。

这一切非常珍贵，如今想再拥有这种状态已经很难了：在家里，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电子产品的影子；亚马孙也已不复旧貌，它所遭受的毁灭比往日更甚。

我完成漂流几年后再次回到亚马孙，到厄瓜多尔与当地华欧拉尼人（Huaorani）一同生活。他们是一支半游牧的狩猎采集部落，被许多人认为是地球上最凶狠的森林原住民之一。要知道，华欧拉尼人世代生活的区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当时美国石油公司对这里拥有开发权。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他们就在这里毫无节制地开发，疯狂破坏厄瓜多尔亚马孙的大片土地，还计划在华欧拉尼人的家园开采石油，并扬言消灭这些原住民。

我的第二本书《野蛮人》（*Savages*）就写了他们的故事。消息传出后，大众最终迫使美国放慢了在亚马孙开采石油的进度。然而 2017 年，尽管经受了长时间的抗议，厄瓜多尔还是为沉重的债务所迫，开放了亚苏尼国家公园（Yasuni National Park）的石油开采。亚苏尼属于联合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UNESCO Biosphere Reserve），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保存得最好的雨林之一，这里每英亩就有六百五十多种树木，比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发现的所有树种都多。这里也是五百多种鱼类和六百多种鸟类的栖息地。这里还是华欧拉尼人的家园，他们不得不再一次设法自卫，不然就将从此灭亡。

别误会我，我完成亚马孙漂流之后松了一口气，也很开心可以回家。我有房有车，喜欢阅读、电影、美食、冰啤酒。简单来说，我享受现代生活中的娱乐设施，也很感恩自己身处一个可以为我提供这一切的文化中。

但是，亚马孙让我明白了我们为舒适付出的真切代价。可以说，那就是阻隔。“直接经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那是我们通过全身心参与一项活动而收获其中知识、智慧的经历，比我们通过视频或书本学到的要有力量得多。但它也是我们如今一心想要逃避的，因为“直

接经验”通常非常痛苦。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总是努力地也很成功地让自己与“直接经验”保持距离，取而代之的，是经由间接方式，尤其是通过电子产品来获取知识。举个贴切的例子吧，在家里阅读有关亚马孙的书，或是看一部关于亚马孙的电影，要比真正前往亚马孙舒服多了。但我们能从亚马孙本身收获的也因此完全不一样。亚马孙之旅对我来说是艰难的，很多时候还十分痛苦，但我收获的可比看一部有关别人的亚马孙旅途的电影多太多了。

越来越舒适让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进而也越来越无法真正了解自己。

我和华欧拉尼人一同生活时，遇见一位西班牙牧师，他已经在那里生活多年，帮助原住民保护他们的土地。他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在帮助华欧拉尼人时却被他们杀害了，他们用 17 支棕榈木制成的矛把他钉在地上。但这位牧师指出：“华欧拉尼人杀人时是有精神意义的。”他们并非出于愤怒杀死他的朋友，而是出于渴望，渴望他的灵魂能与他们同在。这是华欧拉尼人用矛杀人的方式之一，他们的传统至今还没有完全被外界理解，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华欧拉尼人相信这种方式可以保留死者的灵魂，使其与他们待在一起。这是一种出于极深刻的友谊的杀害，与他们报复性的部落战争、杀戮完全不同。“但是美国人，”牧师说，“是在对石油的疯狂追逐和消耗中杀人，且全然没意识到这是在杀人。你并不‘想’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却要这么无意识地毁灭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你告诉我：谁是野蛮人？”

亚马孙的开采之争正是从那时起愈演愈烈的。我对那些依然坚持保护这片珍贵土地的人们心存感激。至于我自己，我现在能说的是：至少有一段时间，亚马孙迫使我走出了自己的“安全区域”，我

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好了。如今我生活在我们所谓“大荒野”(The Big Wild)，也就是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地区。我工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这里的原住民部落共同协作，一起保护森林、河流和野生动物。我想这绝非偶然，这正是我从亚马孙带回来的生活方式与人生状态。所以，如果有人非常想走向未知，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域”，这本书就是我的回应——去吧！你也很可能因此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世界也可能因此成为更好的世界。

目 录

· 第一部 · 高原之乡

- | | |
|-------------|-----|
| 1. 太平洋 | 3 |
| 2. 科尔卡峡谷 | 15 |
| 3. 溯源 | 32 |
| 4. 阿普里马克河上游 | 58 |
| 5. 黑色峡谷 | 83 |
| 6. 山径尽头 | 105 |

· 第二部 · 怒水狂涛

- | | |
|-------------|-----|
| 7. 会见造物主 | 127 |
| 8. 阿科班巴峡谷 | 146 |
| 9. 阿普里马克河中游 | 176 |
| 10. 红区 | 196 |
| 11. 埃内河 | 219 |
| 12. 坦博河 | 234 |

· 第三部 · 汪洋之河

13. 乌卡亚利河上游	253
14. 乌卡亚利河下游	274
15. 马拉尼翁河	291
16. 索利蒙伊斯河	318
17. 亚马孙河	345
18. 帕拉河	367
19. 大西洋	383
首漂之后，缘分依旧	391
中英地名索引	401

· 第一部 ·

高原之乡





我们共同策划了这项创举……从源头航向入海口，

亲眼见识了这条发源于南秘鲁、北流通安第斯山脉
(Andes Mountains)、向东注入大西洋、长达四千二百
英里¹的亚马孙河 (Amazon River) 全貌。

我们徒步爬上一万八千英尺²高的米斯米山 (Mount
Mismi)，找到亚马孙河的发源地；

高地孤绝的美令人心颤，

然而，稀薄的空气让队员个个饱受高山症的折磨。

高难度的泛舟之旅终于开始，

湍急的水流考验着独木艇队员的胆识、技巧及体力，

一不留神，就可能翻船、落水，命丧其中，

而这只是起点……

1. 英里，长度单位，1 英里约等于 1.609 千米。——编者

2. 英尺，长度单位，1 英尺等于 30.48 厘米。——编者

1. 太平洋

在寻觅亚马孙河源头的过程中，

我们找到的尽是风沙尘土。

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空气稀薄让人头痛欲裂。

对于即将面临的一切，我一无所知。

1985年8月底，南秘鲁冬日锈红色的天空下，一辆老旧的通用牌平板卡车在安第斯山脉的不毛高地——当地人称为普那（puna）上颠簸缓行。放眼望去，那片高原如同月球的表面，四野无树，极目之处是光秃秃的褐色山丘和陡峭的灰色山峰；一年九个月的枯水期，高原上的寒风夹杂着尘土，刺骨地吹袭着。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大约是平地的一半，空气稀薄让人头痛欲裂。遇到少有的晴朗天气时，毫无遮蔽的阳光直射大地，照得人眼睛刺痛。我不由自主地眯着眼睛张望普那，不安地想到，对于即将面临的一切，我一无所知。

我们共同策划了这项创举——从源头航向入海口，亲眼见识了这条发源于南秘鲁、北流通安第斯山脉、向东注入大西洋、长达

四千二百英里的亚马孙河全貌。为了完成此举，我们必须找到它藏在荒原之中的源头，但是在寻觅亚马孙河源头的过程中，我们找到的尽是风沙尘土。我们不断地干咳、吐痰、闭眼，但呼啸着吹过普那的风，仍然把沙土吹进了我们的喉咙、耳朵、眼睛和毛孔。风沙穿透了我们装食物的板条箱和水瓶，也使我们的脸蒙上了一层灰。

征服河流

我们五个队友盘坐在卡车车厢里。在我右手边的是三十岁的波兰人兹比格涅夫·本兹岱克（Zbigniew Bzdak）——一个胖墩墩的壮汉，有着浅蓝色的眼睛、茂密的红胡子，光秃秃的头顶上还镶着一圈儿金发。他不管到哪儿或遇到什么情况，总是喋喋不休，宁死也要说话聊天。

他对我大声说着：“六年前，我住在波兰南方的克拉科夫（Krakow），念摄影和核子物理，那段日子过得不是顶好，但还不错，早上喝杯咖啡，下午还可以喝杯啤酒。有一天，一个名叫彼得的邻居来访，他告诉我他要坐着独木艇，划过拉丁美洲每一条大河。”彼得的全名是彼得·赫梅林斯基（Piotr Chmielinski），他那时刚拿到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组成了一个九人探险小组，从波兰军方弄来了一辆载重七吨的卡车，采购了二十艘独木艇以及一年份的波兰烟熏香肠，装在一架货机上。“等到船都准备好了，货机就要起航时，探险队中的摄影师却失踪了，”本兹岱克说，“彼得于是来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去探险。”

两星期后，他们一道离开波兰。两人本打算六个月之后就回波

兰，没想到至今仍滞留未归。

“我们航行的第一条河是墨西哥境内的佩斯卡多斯河（Pescados River）。当时有七艘独木艇下水，十五分钟后，河水带走了其中的六艘。这真是波兰人的大笑话。”

但他们一群人仍然坚持继续探险，最后征服了十一个国家中的二十三条河，其中十三条是首航。墨西哥政府请他们研究六条原本地图上没有的河流；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委托他们报道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秘鲁境内的科尔卡峡谷（Colca Canyon）；法国的海底探险家，也是潜水用呼吸器——水肺的发明者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1910—1997），也邀请他们加入他的亚马孙河泛舟摄影队（他们因为已接受其他的计划而婉拒了这一邀请）。

“库斯托的亚马孙河探险队和我们现在这一队大不相同。”本兹岱克说。

我问道：“有什么不同？”

“人家可是有四千万美元的经费，库斯托在亚马孙河探险时都还有好酒喝，不像我们现在一副穷酸相。”

世界级独木艇好手

1981年，波兰人首航秘鲁的科尔卡峡谷，当他们于1983年应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之邀，再度回到科尔卡进行独木艇探险时，他们找来一个南非人——蒂姆·比格斯（Tim Biggs）担任独木艇指导。此刻比格斯就屈膝坐在我对面，膝盖上托着他那蓄有林肯式胡子的下巴。

三十三岁的比格斯，短小结实，眼珠漆黑，褐色的卷发已渐转灰。他以胆大、意志坚强、精力过人著称（有一次他单独一个人，在一场长达十二小时的划桨比赛中打败了一支八人的队伍），但有时候又让人感到困惑。

例如，他们家世代养牛，但三代以来却又都是素食者；在过去的两小时当中，他不顾强风吹袭，一直不停地吹着口琴，一遍又一遍，越来越快，吹奏的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乐曲——《瓦尔森·玛蒂尔德》（*Waltzing Matilda*）。

具有英国血统的比格斯，曾是世界级的长距离独木艇好手，独领风骚近十年，但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该国运动员遭全球各国的抵制，后来他不得不从独木艇竞赛中退下来。1981年，当他带着一支南非探险队在险恶的乌鲁班巴河（Urubamba River）探险时，遇到了那群波兰人。乌鲁班巴河发源于南秘鲁，北流通安第斯山脉古印加帝国的遗址马丘比丘（Machupichu）。随后，比格斯加入了波兰人赫梅林斯基的队伍，首航乌鲁班巴河附近的阿普里马克河中最困难的一段——阿普里马克河被公认为亚马孙河所有支流中最大的。后来，他带的那支波兰探险队在阿雷基帕（Arequipa）市夜夜笙歌，本兹岱克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祖鲁”（Zulu）。

不过在那之后比格斯就结了婚，跟着太太信了基督教福音派，如今他的夜晚都是在读经当中度过的。他打算安定下来，经营一个家庭农场，生几个孩子，不过在安定之前，他认为自己还有时间再探一次险。

坐在比格斯旁边的是凯特·达兰特（Kate Durrant）医生，虽然她裹着睡袋，但还是冷得牙齿咯咯作响。三十岁的她是英国人，个子

高，身材瘦削，有气质高雅的长脸和一双锐利的眼睛，红褐色的短发剪得蓬松松的，发梢带着一缕橘色。她定定地仰望天空，竭尽所能地打量着寸草不生的普那。“像这种时候，”她大声说，“我就会质问自己干吗来这里。”

“你之所以会来此地，是因为此行总比你在伦敦过那无聊的日子好。”本兹岱克回敬了她一句。

“大概吧。”

达兰特是我们探险队中唯一的女性，除了现在坐在平板卡车厢里的四个人，我们还有另外五个男性队友。在达兰特抵达秘鲁之前，她只见过两个队友。达兰特在伦敦是全国医疗保健机构的医生。她有个在电视圈工作的朋友，向她提到要拍摄我们这支即将首航亚马孙河全程的探险队，而那些制片人认为一个女医生或许能为这个探险故事增添一些浪漫情节，于是就从六十个申请随行的人当中挑选了达兰特。后来制片人放弃了拍片计划，达兰特却仍旧加入我们的探险行列。去年一年，她都在研究高地和热带医学，同时收集了一箱子专为防止疟疾、黄热病、肝炎、狂犬病、坏疽、肠内寄生虫、牙痛、毒蛇咬伤、痢疾、骨折等的药，药单上甚至还有治疗其他更恐怖的病的药，像是有一种寄生型的小鲶鱼，它会以其鳃盖上无法缩回的刺，刺进人类的尿道中，一旦被它刺上，尿道就必须切除。

靠着我取暖、沉默不语的是塞尔焦·利昂（Sergio Leon），他是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笃信信仰疗法，但他还是勉强同意达兰特医生坚持的——一星期注射两次疟疾预防针。他身材短小，肤色黝黑，印第安血统特有的高耸颧骨，英俊潇洒地配着遗传自西班牙祖先的浓黑胡子。他原是哥斯达黎加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Corcovado